



【有所思】

跟土地轧伙最亲的劳动者

□牛国

多年前,种地从不舍弃地边。如今果园遍地,有些沟沟坎坎的小地块,大家懒得管它,即便种了,收不了多一点儿粮食,不如有空管管苹果,多长几个就有了。可在八九十岁的人眼里,那仿佛丢了金子一般,心疼死了。他们生下来就没离开过土地,双脚扎进土里,跟土地轧伙(胶东方言,指合伙,一起做事或结交朋友)了一辈子,交心的感情融化在血液里。撂荒地,长满了草,好似身上长了个疮疤,看着伤心。那草长在心里,睡梦里也想着薅净,还原土地长庄稼的本能,长出金黄的麦子、苞米等。在我们百十户的村里,有几位耄耋老人,就舍不得那些小地块,我只要回家,一定能看见他们日日劳作的身影,当然也会看到他们喜气洋洋收获的场景。

先说刘大伯。刘大伯有4个儿子,家家管着10亩果园,年纯收入都在10万多元。刘大伯过了80岁,还是坚持去开荒种地,天一亮,把铁锹、锄头、粪耙子、篮子装到小车上,到了南山坡,弯下腰,开始垒堤堰、刨地。一双手,竟能形成流水作业,把枯燥的农活儿硬是谱成一首歌,踩着节拍,哼唱着,顺着季节走。

那天,我见他蹲在地里,头凑近地面,双手捏泥块,再看他身后半亩地,泥土如筛过的苞米面一样细腻。他仿佛把泥土当成了食材,在精心做一顿可口的饭菜,神情专注而真诚,热爱土地的情感凝聚在一举一动里,仿佛双手真的能够把石头变成金子。

“真耐烦!”我不禁感叹,大声问他,“大伯,要种啥?”

他脸上满是灰尘,膝盖沾了泥土,抬头对我说:“种地瓜哟!”

“地瓜不用这么细做,它抗折腾。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,种地养地,它才养人,你待它10分,它给你10分成色哩!”手在继续捏碎泥蛋蛋,哪怕豆粒大小也不放过。

我问他:“大伯,听说4个兄弟每人每年给你3000元、50斤面粉、10斤花生油,咋就不要,还自己下力?”

“你呀,到我这个岁数,就明白了。人活着,自己抓挠的才踏实,吃起来香甜。我今年84岁了,一顿一个大馒头、一碗稀饭,肉菜不算。要蹲着吃,早就满脂了。咱赶上了个好时候,多劳动多收获!人生来就是要动的,只要拿得起铁锹,就不要人伺候。”他蹲着的双腿向前挪一步,脚轻轻落地,身子尽力向上,不给喧透的泥土压力。

我点头,本想多夸几句,刘大伯站起来,拍拍手上的泥尘:“人有双腿,那是让你在泥土上行;人有两手,那是叫你不不停地劳动。”

我忽然忆起,刘大伯是老高中生,当初教过中学,后来离职回家照顾生病的双亲。他曾经说,我是土命,命里就跟土地亲,跟泥土轧伙一辈子。

“看我,身子骨赶上小伙子了,再活几年没问题。”刘大伯如此健谈,表达着对土地的爱和土地给他带来的收获。

也是,看看刘大伯的身板骨,走路双腿有力,这是劳动所给的。他没有表达过劳动是光荣的,却天天快乐地劳动,把光荣渗进泥里、水里。

正说话,路旁走过挑着两桶水的88岁的林大伯,他踩着担杖吱吱呀呀的节点儿,往旁边的半坡上去。刘大伯说:“你看看这老家伙,快90岁的人了,小伙子一样,这是个福分,他要蹲着,有这么壮实?”刘大伯跟林大伯招手,在空中划出一道无形的线,传递着爱劳动的思绪,情感共振,自然拉近了两人的距离。

不善表达的林大伯跟我招手,我大声跟他说:“大伯,悠着点儿,别累着!”

“不累。”那块一溜儿如布条似的地边,林大伯点了三行苞米。他抹抹脸上的汗水,舀水给刚出的绿油油的苞米苗儿喝,一边舀水,一边弯腰向我伸出左手五指,“嘿嘿嘿!”手指兴奋地指向空中,林大伯是在以手之舞表达他能得50斤苞米的高兴。他是个热爱土地的诗人,只是不会用文字表达他一瞬间的高兴罢了。

“太出力了,大伯!”我说。

“出啥力?随手做的活儿,如同你教学,往黑板上写字,他这是在地上写。”刘大伯替林大伯说了句诗意的话。林大伯向刘大伯伸出大拇指,一个劲儿点头。

秋天的某个上午,我自己地里收苞米,路过刘大伯的地边,见刘大伯正赤脚挥动锄头刨地瓜,身后一墩墩红彤彤的地瓜,光滑鲜亮。我夸赞道:“大伯,地瓜丰收了!这半亩多地,能收3000斤吧?”

“差不多!”刘大伯直身说,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。民生在勤,勤则不匮。大侄子,你拿一些回家吃去,地瓜养人。”

我谢绝道:“我家里也种着。”

正说着,只见林大伯双手握着小车把,去收苞米。刘大伯告诉我,林大伯家今年苞米一共能收5000多斤。

我疑问道:“林大伯家应该不缺粮呀?”

“手里有粮,心里不慌。吃可是活着的第一件大事,吃饱了,才能够做事。”刘大伯说。

老人家的话很务实,也很在理,许多哲理不在书本里,在这些朴素勤劳的老农民手里。人活着要吃饭,吃饱了才能创造生命价值,活得才有意义。刘大伯忽然凑近我说:“不瞒你,侄儿,我家里除了卖掉的麦子,还存了3000多斤,够一家八口吃几年的。”

望着刘大伯身后一堆堆红彤彤的地瓜,看他高举铁锹,脚步稳稳当当,真不像84岁的老人。生活的富足,并没有让这些老人停下脚步,泥土的芳香,不断催生希望,只要能动,他们不会撂下土地,那里有他们熟悉的气息,闻着舒心,闻着坦然,闻着浑身满满的能量。

我忽然想起“乡愁”两个字,在农田里滚爬一辈子的大伯们,在他们的字典里,没有“乡愁”二字。因为他们是跟泥土轧伙最亲、最美的劳动者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【浮世绘】

老街又传打铁声

□李晓

顺娃挥舞着铁锤,一锤一锤砸下去,铁花四溅,炉火轰鸣。

这里是老街上不到20平方米的铁匠铺子,上世纪60年代的老建筑,墙体斑驳。平时关着门,屋内沉寂,但有垒放的生铁在内,有凛冽之气萦绕。

去年秋天的一天上午,老街迎来三天一轮的赶集日。一大早,顺娃就打开铁匠铺的门,燃起炉火,开始打铁,这天要打的,是老街王奶奶的一把菜刀、乡人刘大哥的两把镰刀、朱大爷的一把锄头。铺子里的生意大多需要预约,不是赶集天不开门,这是6年前立下的铺子规矩。

立下这规矩,实属无奈。这铁匠铺子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,工业时代,这种纯手工操作的打铁人,大多已经挥手说“再见”了。这天,打完最后一把镰刀,顺娃也准备跟老街人说“再见”了。

在这老街的铁匠铺子里,顺娃挥舞着铁锤打铁,到去年已是整整39年,他是陈家第三代打铁人。他们打铁,打的也是一家三代人的生活。

多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,年轻的顺娃准备跟熟悉的老街人去广东打工,但临走的前夜,他反悔了。那天,他趴在老街铁匠铺子里,怔怔地看着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打铁,那打铁人的身子,瘦得就只有骨头撑着皮肤,条条青筋奔突窜动,迸发着一个打铁人的力量。

正在挥汗打铁的父亲抬头看见了儿子,惊喜地叫出了声:“顺娃,你来这里干啥?”顺娃说:“爸,我要跟你学打铁。”

父亲递给顺娃一把铁锤,就一句话:“好好打,跟我学!”父子俩来回挥舞着铁锤,第一次配合就那么合拍。

“娃娃,你天生就是一个打铁的。”那天,父亲赞扬了顺娃。中午,父子俩在老街馆子里,就着粉蒸肉扣碗、米豆腐汤一起喝酒。这打铁人的身子,疲乏过后需要一口老酒浇灌焕发活力。

打铁是繁重的体力活,尤其是夏天,铺子里炉火,铁器的高温,简直要把身子融化。火星四溅中,打铁人的身子往往被溅伤,穿着衣服打铁,火星子溅得衣服到处都是洞。铁温全凭打铁人肉眼鉴别,有时火候不到,打的铁器断裂、报废是常事。淬火是灵魂步骤,什么温度入水、停留多久、是否回火,全凭经验,差之毫厘,锋利度和韧性就有天壤之别。

有一天我问顺娃,传统手工打铁与工业化生产,到底有啥区别?顺娃想了想,传统手工打铁,凭的是经验,用的是肉眼;工业化的批量生产,按照图纸,精密而高效。但他舍不得这门手艺,一锤一锤,打的是对祖辈的敬意,是老手艺的筋骨与力道。

顺娃的铺子里,打的大多是农具中的犁头、耙、锄头、镰刀、铡刀,以及日常生活里的刀、铲、勺子、刨刀。我问顺娃,你与你爸打得最多的是啥?顺娃说:“锄头、镰刀。”这些“谦卑”的农具奔向土地,让农人们匍匐在大地上耕作,土地产出的粮食养育着一代一代人。顺娃说,或许一辈子也没啥得意的产品,但每件铁器都是用心锤打的,打铁人,打的也是良心。

顺娃跟着父亲学打铁,手艺越来越精湛。那年,本地报社寻找老手艺人,我推荐给记者前去采访,本地报纸用了一整版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了打铁人顺娃的故事。顺娃看到报纸,面对铁匠铺子里父亲的遗像,哭了。照片中父亲望

着他的目光,爱怜又幽沉。

父亲病逝于73岁那年春天。病重的一天,他执拗地让人扶着来到铁匠铺子。虚弱的父亲扶着门框,望着挥舞铁锤的顺娃,时光恍惚穿越到那年夏天,儿子趴在门前看父亲打铁的情景。父亲喃喃地说:“娃娃,把这日子手艺替我传下去。”顺娃低头,没敢接住父亲幽蓝而浑浊的目光。

父亲去世后,老街的人,几乎家家户户都去了人。在父亲灵堂前哭得全身颤动的人,是老街的樊师傅。樊师傅是老街供销社的退休职工,陈铁匠生前打的菜刀、镰刀、铡刀、锄头等,都被樊师傅进货到供销社门市去卖。退休以后,樊师傅只要在老街,差不多天天要到陈铁匠的铺子前看父子俩打铁。熊熊炉火映红父子俩的身影,也把樊师傅的脸膛映红。有时,樊师傅也把家里的饭菜端到老街铁匠铺子里,陪父子俩喝点白酒。

有天喝酒时,樊师傅说:“顺娃,你收几个徒弟吧,这门老手艺不能失传啊!”顺娃说,以前收了几个,现在都不干了,干不下去。樊师傅不再吭声,灌了一大口酒,默默收拾好碗筷,埋着头回家了。

顺娃铁匠铺的“叮当”锤声,几十年里,成为老街的标配,成为老街人植根在内心的“生物钟”。有几天,樊师傅没有看到顺娃开门,心一直悬着。几天下来,老街人没听到顺娃铺子里的“叮当”声,心里空着。樊师傅首先给我打来电话:“李老师,顺娃子的铁匠铺子好几天没开门了,我很是担心,要不你问问?”

樊师傅是我尊重的老街人,典型的热心肠,他儿子在老城有宽敞的房子,但他们老两口就一直住在老街的老房子里。他说:“我走了,哪个来把老街这样老实实在守着、看着呢?”那口气,俨然就是老街的一个“大家长”。

我给顺娃打去电话:“顺娃,你的铁匠铺子好几天没开门了,老街的人都在打听。”顺娃叹了口气,说:“哥啊,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,再说,我患腰椎间盘突出,有时疼得舞不动铁锤了。”

我跟樊师傅说,顺娃也有难处。樊师傅说:“我理解,但没了这铺子,老街人心里舍不得,我更难受。”

老街人心里确实都空着一块,那种空,说不清楚,像掉了颗牙,舌头总忍不住去舔那个位置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,樊师傅和几个老街人找到了顺娃。魏嬢嬢首先开口了:“顺娃啊,你不打铁了,我家的菜刀钝了都不晓得找哪个。”顺娃一把拉住她的手说:“魏嬢嬢,现在买菜刀的地方太多了,网上下单,两天就送到了。”众人说,那不行,还是你的好,我们都用惯了。

樊师傅说:“你爸打铁打了56年,你打了39年,你们父子加起来快100年了。100年的东西,说断就断了?”说着说着,樊师傅的声音有些哑了:“我们这些老街人都舍不得你走,听不到打铁的那个声音,心里不习惯。”

顺娃慢慢蹲下来,双手捂住了脸。其实,他又哪里放得下父亲传下来的老手艺?

三天后,老街铁匠铺子的门又开了,炉火生起,轰鸣着,像在朗朗欢笑。“叮当,叮当……”锤声悠扬,这是老街的时钟,老街心跳。

那天傍晚,从老街的老桥望出去,西天晚霞燃烧,天上也在打铁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